三味书屋

谜一样的六户底

——王祥夫小说《六户底》读后

陈 峰

这几年追着看王祥夫先生的小说，每次在博客上先睹为快后复制到文档，打印出来再阅读一遍。这篇《六户底》原刊于今年《黄河文学》第2-3期，好几个微信公众号也有推送，不由自主地多看了几遍。不想《小说月报》第六期又转载了，家里有订阅，纸质的阅读又多了一些新鲜感受。

是什么吸引我一遍又一遍地去读？文章一开篇就引人入胜，不用热身。“怎么说呢，村子就是那么个村子，远远望去就像是睡着了，是那样的安静……秋天来了，庄稼都收了，地里什么也没了，紫皮的和黄皮的山药早就起了，也下了窖了，它们要在窖里好好儿睡一冬……远远的秋风啊，真是从远远的地方吹过来，但四如家的那片玉米地发出的‘哗啦哗啦’的声音让人听了真是难过。”这语言像是作者在自言自语，又像是在和朋友拉家常，小河淌水般舒服到骨子里，这如诗一样的语言节奏，令我着迷。

一篇小说，首先吸引人的是语言；一个作家，终其一生的写作目的就是要构建自己的语言体系。一进入文本，读者就能辨识出这是谁谁谁的作品，就像戏曲中的流派，一开腔，人们就知道这是谁在唱。“四如来了，来上肥了，四如来了，来把它们又锄了一遍，四如来了，把它们每棵玉米都轻轻摇了摇，让它们花穗上的花粉往下落落。天是那么的热，四如把衣服脱了，在地里，光着个膀子走来走去，还和玉米们说话。说什么话，说你们都给我听着，你们都得努把劲，你们都得给我好好长，别给我丢人。”读着读着，仿佛读者就是四如，哑然失笑。慢慢地读下去，却笑不出来了，因为玉米们责怪四如不守信用，没来收玉米秸回家。这四如怎么啦，怎么不来啦？风生气了，吹得玉米秸“哗啦哗啦”响，吹来了响器班的喇叭声，吹来四如媳妇的哭声，吹来四如的儿子大玉的哭声，原来四如死了。

维特根斯坦说：“语言给所有的人设置了相同的迷宫。这是一个宏大的、布满迷径错途的网状系统。”好的短篇小说，本质上可以是一首诗，把小说当成一首诗来写，是需要一定功力的。如博尔赫斯的小说《南方》就带着诗歌化的特征，淡化了情节，抒情浓郁，语言富有音乐性，意象诗意化。《六户底》里的那个村子、那些玉米、那阵风、那些人，都是诗里的主角，会说话，有思想。听，风从远远的地方吹过来，“哗啦哗啦”地响个不停，四如的儿子大玉“哇哇”的哭着，秋蚂蚱“咂咂咂咂，咂咂咂咂”地飞，鸡“咕咕嗒，咕咕嗒”地叫，狗闷声闷气地叫，《六户底》宛若一首长诗。

语言是小说的外衣，祥夫先生的语言已经可以免去在大街上撞衫的尴尬。透过语言的表象看《六户底》，最吸引我的，竟是我读了几遍也没完全读懂这篇小说，有那么一点似是而非，又有那么一点确凿无疑，有几分看透，又有几分糊涂。这种感觉让我有一点点生气，这生气又让人欢喜，它领着我一遍遍阅读，一步步接近真相。

作者切开一个小口，打开想象的门，让读者走进去，让读者去思考。往简单了说，这是一起假酒毒死人的事件，往复杂里想，小说讲述的是农耕社会里人性的本真，人与人之间没有任何防范。在村主任家的小卖铺买了一卡子酒，四如喝酒死了，但谁也没听说过喝酒能喝死人，谁也没去想村主任家的酒是假酒，这个村子的人淳朴善良。后来村主任死了，他是谢罪还是意外死亡？作者没说，读到最后，满纸的荒凉。“有人从坡下上来了，抬着四个大木匣子，他们一开始是走在一条路上，上了山坡后就各自闷闷地分开了，他们各自去了自家的地里，各自把大木匣子埋在了自己的地里。六户底的人们都说可不敢再死人了，再死人，明年的地还让谁来种。但没人说喝酒的事，喝酒能把人喝死吗？这种事谁都没听说过……雪再次消融的时候已经是春天了，人们终于看到了六户底的村主任，他在山坡的玉米地里坐着，他坐在那里，一动不动，身边是那个放酒的卡子，大雪把他埋了整整一冬天，他是永远也醒不过来了。”

作者似乎说出了真相，又没全说出真相，留给人们想象的空间，读者可以向着任何一个维度去想象它的结果和意义。小说创作不能让读者不懂，也不能让读者全懂，大概这就是作者对小说的掌控力，是分寸。

如祥夫先生自己所说，写短篇小说就像是在一张圆桌上玩花样滑冰，别人看着精彩且喝出彩来，自己却时时会惊出一身冷汗。

这就是艺术吧。

品 鉴

碎片化的存在

——读阿乙《阳光猛烈，万物显形》

寒 石

“餐馆。记得别放葱。”（《伏笔Ⅱ》）

“黑白片里的飞机，在迷雾里上上下下地钻行。”（《鼾声》）

“还在做秘书时，他连肚子都不敢大起来。现在就不同了。”（《翻身》）

之所以敢完整引用书中三“篇”文章，一是引得起，三篇文章连文带名加标点不过60字；二是想借此探讨一个问题，一个成名作家如此碎片化写作（或出书）是否必要。

我对阿乙不熟。从书的封底、封套的名家推荐、作者介绍以及网络搜索，知道阿乙写小说成名，此书是他最新的一本随笔集。北岛说：“就我阅读范围所及，阿乙是近年来最优秀的汉语小说家之一……”评价不可谓不高。但是，一开始吸引我眼球的却是其书名。近年，我的阅读兴趣倾向于自然、客观、不带太重情感色彩的文本。“阳光猛烈，万物显形”给我一个强烈的暗示：这应该是一本解读自然、呈现社会真实生活的书。事实也的确如此，只是读后别有一番滋味。

全书22章，每章以英文字母为题，说明白点，就是无主题罗列，就像一串线上的蚂蚱。字母是线，文章是蚂蚱，除了物理串联，无任何关系。具体篇目我没数过，其中近半是几个字、几句话的文字。构成这本书的内容有三部分：一是拾遗，就是作者随手记录的灵感闪光（如上面引用的三题）；一是读书笔录，摘录阅读时有感触的章节，加上个人评点或心得；再则是作者别的书或文章出版、发表时，被编辑删节的部分。

就个人阅读喜好而言，我不喜欢这类碎片化粘贴剪辑而成的书。说不好听点，它基本是从作者的废纸篓里打捞上来的，体现了作者的自恋，以及对读者的轻慢与不尊重。如果有人事先告诉我这点，相信我绝不会为此消费并浪费宝贵的时间。在这个快餐化的阅读时代，我认为作者应更加审慎地对文章加以把关，说到底，对读者的尊重是对自身的尊重。

再说说体裁。“随笔，顾名思义：随手一记，是散文的一个分支，是议论文的一个变体，兼有议论和抒情两种特性……”这是对随笔的通常定义。但读了本书，我对随笔的理解变得模糊起来，封面宣称“阿乙最新随笔集”，至少在我看来，书中大多是小说，少有散文随笔，却出人意料地有一些分行文字（姑且称为诗）出现。如上述引用的三篇，怎么看都不像随笔，更像袖珍小说。而编辑删节的那些文字本来就是小说。诗就不提了。也许，在作者看来，凡是随心笔记的文字都可称为随笔？如此，文章体裁分类还有何意义？

当然，话说回来，即便是这些被冠以随笔的残篇短章，还是具备了一定的可读性。阿乙擅长讲故事，不是那种通常意义上的故事情节架构，而是截取某个社会生活片段，通过简约诡异的描述，凸显某个出人意料的主题。一个寻常的社会桥段，可以让他讲得很文艺、很清新。比如《伏笔Ⅱ》，当餐厅大厨习惯于大把放葱时，没人会记得还有不爱葱的食客。又如《翻身》，做秘书怎么有胆子把肚子凸起来呢？不做秘书了则当别论。极致的三言两语，却令人深思。又如《南方的黄昏》里，满脸粉刺的小镇青年阿飞与同伙打赌，黄昏走进“白而丰腴，又不太丰腴，瓷器一样矜持”的益红房间，结果他赢了，次日晨才出来。于是南方的黄昏，又多一个对着落日默默垂泪的“吃农业粮”姑娘。

阿乙的叙述，冷冽而不动声色，力求客观、真实，很少直抒胸臆；貌似细碎、不羁，实则充满张力，暗含激情。他诠释的只是无尽时间中的一小段，却把社会生活中某些本质的东西展露出来了。正如书名所概括的：阳光下，万物显露真容。他的笔就像手术刀，冷厉、锋利，为解剖病灶而存在。

读过《阳光猛烈，万物显形》，让我有找阿乙别的小说来看的冲动，因为碎玻璃毕竟是碎玻璃，不可能恢复成一面镜子。老实说，连篇累牍的短篇简章，故事再精彩，也难免让人感到窒息和疲劳。我无法理解，他为什么要出这样一本拼凑剪贴的书。其实，与其勉强出书，给自己声誉带来损害，不如甘于寂寞，沉下心创作，以求尽快给读者带来新的阅读愉悦。

拾起落叶书旅怀

——读《风下之乡》有感

戴骏华

今年5月，《风下之乡》汉译本终于面世了。作为美国女作家艾格尼斯·凯斯自传体三部曲之首，该书原版荣获1939年美国《大西洋月刊》最佳非虚构类作品奖，书中所描绘的北婆罗洲（即今马来西亚东部度假胜地沙巴），也因此获得了“风下之乡”这一美誉。

《风下之乡》取材严谨，布局精妙，共分4部，19章。作者用清新而隽永的文字、幽默而传神的铅笔素描，将一幅浓墨重彩的历史风俗长卷，全景式展现于读者眼前。文笔流畅，行文看似随意，实则以点带面，生动细致地刻画了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作为北婆罗洲首府的山打根的风貌，以及生活在其间的形形色色的人物，作品可谓是对这个地区的动态解读。

艾格尼斯·凯斯是“一个因为婚姻关系成为英国人一部分的美国人”，她1934年11月10日到达北婆罗洲东海岸，在山打根居住了近5年时光，因此，她的视角独具特色。美国学者彼特生认为，人类的迁移可分为：原始迁移、被迫或强制迁移、自由迁移以及大众迁移。作者艾格尼斯是美国人，她的丈夫哈里是英国人，他们当然属于自由迁移，他们与探险家、旅行者一般拥有自由的意志，对旅居地充满期待，对奇风异俗倍感好奇，他们以审美的态度享受碧海蓝天。当地属于热带气候，烈日与暴风雨常常交替而至，他们处在类似“居而游”的形态中，却于日常生活中品味美感。这样的文字，不仅要用眼睛看，更要用心品读。

文学创作具有开放性和超越性，作者无意传述盛衰或变革，却将许多西方人司空见惯、熟视无睹的现象，用灵动的文字加以记录，并表达内心最真实的感动。因此，书中北婆罗洲的色调明朗温暖，不再被标签化，不是仅有大象和犀牛。《风下之乡》的创作源于作者深刻的漂泊记忆和生命体验。世人执迷于对物质的追求，很少思考存在的价值与被蒙蔽的心灵。“只有时间和孤独，才能让人认识到自己的存在。”作者观察外象，直抵本真。

风波眼底，缁尘满袖。优秀的作家不仅抒发一人之思，还会为这个时代呐喊。日本全面侵华之后，艾格尼斯·凯斯的内心世界跌宕起伏，她引述当时报纸称：“带着巨大的恐慌和沮丧，文明世界目睹了日本在中国犯下无法原谅的残忍暴行。”作者观察入微，她的文字就像摄影般略去复杂的线条，将前景凸出，“地图上的婆罗洲岛屿与欧洲的战场是分开的，可如果画一道想象中从德国到日本的通道，再从日本到婆罗洲，这个通道便击碎了我们虚妄的和平。”书中第16章，冠名为“朋友的家”，框内为竖排手写体“中国日本”。作者激情澎湃地写道：“宋、明青花，都在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。暹罗器皿和早期贸易，白瓷和粉彩、鼻烟壶和药碾、壶、罐、盘纷纷在国际展会上登场，以促进一个对收藏家而言更加和平的世界。”

《风下之乡》所描绘的北婆罗洲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在中国古籍中，被称为渤泥、婆利、婆罗。早在三国时期，孙吴即遣使远通南洋各国，曾抵达巨延洲。后婆利与梁订交，开始同中国贸易。隋、唐、宋三朝，婆利都遣使向中国朝贡。明朝郑和七下西洋，两次经过渤泥。几百年来，当地华人多以胡椒种植、燕窝采集和船舶制造为业，人口仅次于马来人、原住民，为当地第三大族群。“华人是港口地区人口的主流，而内陆地区鲜见。”此间谁人依旧守流年？作者与当地居民和平相处，她眼中的中国阿妈“平静淡漠”“像一颗嵌在淤泥里的珍珠”。

“一起踏上旅途便是幸福”，该书之所以能够持久动人，是因为文中洋溢着人生阅历凝结而成的智慧。

荐 书

《词语中的旅行》

作者	马永波
出版	花城出版社
日期	2015年4月

作为学者兼译者的马永波的写诗生涯迄今已有30余年，本书所辑诗作自1983年至2012年，时间跨度较大，诗风差异也较大。伴随着时代精神气候的急剧变化，马永波从执着于美和想象力的20世纪80年代起步，穿越物质渐渐丰富而又不弃形而上追问的20世纪90年代，落脚于多重语境错杂对话、个体命运日趋暧昧的21世纪，其诗可谓与时代共呼吸了。

读着这些颇具精神编年体意味的诗，不仅可以触摸诗人的灵魂之旅，还能唤醒每个人心中那些被时间之灰掩埋的隐秘情愫。譬如，书中写于20世纪80年代的《情诗》，我在90年代初就读过，“隔着一张桌子爱你/隔着许多年代/隔着许多层衣服爱你/隔着唯一的海/爱你，然后失去你”。如今再读，仿佛在重温一段欲言又止、贫瘠而又富有的青春岁月，真是百感交集。

与西方现代诗歌发展的主流趋向相呼应，马永波诗歌的一个典型特征是借叙述来抒情，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诗作，抒情因素明显减少，而叙述、反讽、戏剧化和小说化等因素明显增多。细读《和马原捉迷藏》《冬日与岳父散步》《父亲的信》《爬山记》之类的诗作，仿佛在读一篇篇叙事散文、书信、游记，既有外在叙述的现场感，又有内在抒情的超越感，诗歌的表现力和容量由此获得空前的增强和拓展。这大概就是马永波对现代汉语诗歌文本建设的一个贡献吧。

（推荐书友：孙文辉）

《人生有信》

作者	刘心武
出版	东方出版中心
日期	2016年6月

我关注刘心武先生是从央视《百家讲坛》开始的，他的讲坛当时创下收视高潮，2011年出版《刘新武续红楼梦》，也引发国内新的红学热。

刘心武创作颇丰，涉猎广泛，而一路走来，也并非顺风顺水，经历了人世的沧桑沉浮。《人生有信》散文集中的信札，牵动着作者丝丝缕缕五味杂陈的心情。作者感叹：“当时代浪涛的相激相荡将我们抛到同一种困境中时，能够相濡以沫，互相激励，互相声援。”那些在压抑境遇下的发声，在刘心武多年后的检视中显得弥足珍贵，这让人想到文人间不只是“相轻”，更有“相惜”，也正是那些真挚质朴的情谊，支撑作者一路向前，拥有了当下的成就与声誉。

《人生有信》收录了作者与10多位文化名人的往来书信，通过叙述书信的来龙去脉，回溯那一段段难忘的人生经历，道出诸多鲜为人知的“幕后”故事。刘心武和冰心是忘年交，有“红豆生南国”的相思相念，这个提法绝对会吸引人的眼球，而当你看了《冰心·母亲·红豆》一文，就能明白老一代文学家与后生晚辈作家之间的那种神交心会。在《人生有信》中，作者谈及最多的是，当自己处于人生低谷时，或写作之初作品不被主流权威认可时，一些有分量的文友的热情鼓励。可能仅是只言片语，可能信后再见面时还是正襟危坐未见亲近，可就是那一封封简短的文字，给作者当时的黯淡人生积聚起奋进的力量。从当年的《如意》《立体交叉桥》的创作，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“舌苔事件”，再到续写《红楼梦》，这些都让刘心武成为关注的焦点，有的还把他推到“风口浪尖”上，在回忆这些往事时，刘心武有太多的感动。

《人生有信》不仅是一部文化随笔集，也是一部文学阶段发展史，书中对孙犁文学的研究，在歌剧剧本《老舍之死》中体现的批判意识和人性挖掘，都具有很强的文本参考价值，体现了作者文学创作的深厚功力。

（推荐书友：朱延嵩）

《黑箱社会》

作者	（美）弗兰克·帕斯奎尔
译者	赵亚南
出版	中信出版集团
日期	2015年12月

而今，我们的学习、工作和生活已越来越离不开互联网，然而当我们在上网娱乐、学习、浏览新闻或从事商业活动时，我们无形中陷入一张数据采集的罗网。美国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，仅仅是点击某一热门新闻网站的动作，就会触发并激活350多个网络服务器。多数的关联行为（例如投放广告）不大可能构成危害，但它们通常会在用户的电脑中植入一个“cookie”软件，用以识别和跟踪访客，从而收集目标数据并获知用户的上网习惯。

在互联网大数据时代，有多少信息被记录了？这些信息会传播到什么地方？哪些人会使用它？使用这些信息的目的何在？依据这些信息所做的判断是否准确，是否存在偏见或破坏性？对目前的人类社会来说，这是一个神秘的黑箱运作机制！

这种整合起来的数据极其详细，甚至堪称对我们个人的入侵。因此作者强调：社会已经发展到这一步——人类目前并没有选择信息的自由，相反，通过放弃使用数字科技来实现隐私保护是不可取的。现在的智能手机平均配有7个传感器，只要人们还在使用互联网，相关数据就会被采集，而且会越来越普遍，几乎可以说是无所不在，无所不包。对此，作者提出，人们应该减少对数据收集的控制，而转向关注数据的应用。同时，任何一个领域中的主导性平台都需要得到更好的监管，并且要对用户透明，公平地对待用户。作为个人，应该如何在这个信息经济社会中保护我们的隐私，以及确保我们的个人信息安全？唯一的答案就是你需要一个更清醒的头脑。

（推荐书友：虞时中）

欢迎加入宁波日报书友QQ群：98906429